



如此西溪南

■ 安徽肥西 张建新

西溪南的早晨极富韵味，流经古村的水顶着一粒粒露珠。水流动，流出的早晨吸引人，和露珠一起到来的估计就是浣洗人了，她们临溪唤水，图的就是个新鲜。浣洗有声，流水有声，游鱼有声，似一齐在轻叩面水的一扇扇窗户。西溪南古村最大的特色是溪边街，她的古和今都是沿流动的溪水悄然布下的。

溪水是从丰乐河引来的，在整个古村里不急不缓地漫步。有人家的地方必有溪流动，而人家也不辜负溪水，亲水而居，悠悠然，平平和和。溪流得意味深长，因为晚唐以来，这溪就形成了。西溪南人聪明，他们在雷塌渠处将丰乐河一分为二，分水、疏水，且设石汀，让一部分水流入了村子，从而“逼”成溪流，大有都江堰的气派。大河水满小溪流，大河水浅，溪不涸。

溪进村，再由村越过，去浇灌万千良田，熟一季季的稻子、小麦、大豆、玉米。西溪南人一边耕作，一边临溪布家，家就安放在溪边，一代代成就了不凡的气象。溪边街如今仍存留着众多的明清建筑，甚至还有少量的晚唐和元朝建筑。书院、牌楼、大宅、民居，数不胜数，且每一个古建筑都能说出有趣有味有深度的故事。

溪的两边都有建筑，又连为一体，连接的是一座座桥梁，用百步一座桥来形容，毫不为过，桥古朴、简洁，多为石质，坚固耐看，过桥即人家，若有风起，漪涟起的浪花，定会扑湿家门。见一户人家，将鱼竿架在门楣上，想来鱼是常上钩的，钓了多少年，不好说了。

在西溪南行走，尽管巷陌纵横，但尽可放心不会迷路。沿溪逆流而行，指向的是丰溪丰乐河，河边是湿地，草萋萋而枫杨苍古。顺流走复杂些，水在街巷流，溪边街水足，而潺流处定是巷陌。溪流深入入户，水利被做足的。西溪南曾是“歙邑首富”，富的原因好找，水路畅达呗。古徽州古道，一为陆路，一为水路。水路比陆路更为重要，西溪南就为水路的重要码头。徽州人勤劳智慧，山货运出，大把的财富就来了。

西溪南富得周正，于是就有了明朝的老屋阁和绿绕亭。这不得了，它们是徽派建筑的鼻祖，在徽派建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。老屋阁和绿绕亭并立，面一口方塘，塘水极清，有蜻蜓点水和小鱼戏嬉。进老屋阁，心肃然，不是雕梁画栋，而是一抹沉稳，大而壮实，如是巨树森林沉浸地扎入泥土深处。外行看热闹，但一些本心的质地还是了然的。出老屋阁，绿绕亭小坐，木结构的建筑，突然吐绿，五百年前的绿包了浆，仍青翠。富而景美的西溪南，自然吸引来了一批批文人雅士。乘舟放歌，斗诗溪边，古时的文人喜欢这样的场景。

跳过一些人，单说明代江南才子祝枝山，这先生选了丰溪八景作诗，景好，诗好，好得让祝枝山忘却了自己。丰溪八景，谓之：“古桐乔木”“梅溪书屋”“南山翠屏”“轴畴绿绕”“清溪涵月”“西院藏云”“竹坞凤鸣”“山源春涨”……看了就美，看了就有极大的想像空间。到了清代，大画家石涛拾起了《丰溪八景》的诗意，好一番泼墨，浓淡相宜，西溪南又一次进入了文化艺术史。仅是两例，如此等等，对于西溪南俯拾皆是的。

是了，淳朴的古村落隐匿在绵延十里的天然枫杨林湿地间，绿树成荫，百鸟栖息。溪水清浅，水草丰茂。一幅天然画卷，一片绿色海洋。不写不画，不枉为了一代名士。西溪南太有沉稳和张力了。有些事虽小却大有说服力。比如：小说《金瓶梅》中常提一道菜，叫做“春不老”，被想偏，以为和情色有关，但却不知菜名，可在西溪南能找到答案。西溪南人把春天开花的白菜称为春不老菜。还有《金瓶梅》中的“核桃炒羊角”也能在西溪南找到结果，豇豆称为羊角，如此的简单有趣。有人大胆求证，南陵笑笑生和西溪南有关，《金瓶梅》中的西门庆也能找到原型，大户人家的吴天行，声色犬马，捧的戏班子就有一百零八家。

姑妄言之姑听之，但是，这也独属于西溪南。如今的西溪南名声在外，怕游客少了，又怕游客蜂涌而至，人太多湿地保护压力大，这可是忽视不得的。不过到西溪南，丰乐草堂是必须去的，一是古建筑好，二是堂主叶先生了不起，学识渊博，一笔草书如是湿地上的野草，勃勃而滔滔，和之交流又是大书在眼，赏心悦目。丰乐草堂，和杜甫草堂有一比。若比，一千个人，有一千个表达。

如此西溪南，在心中，还会一天天长。



我的乡愁

■ 山东临清 杨金坤

侄子从故乡来，特意为我带来一只蝈蝈。望着这只绿脸红牙、绿腿绿肚、红眼棕须、一双金翅的蝈蝈，一下子勾起了我浓浓的乡愁。我是踏着捉蝈蝈、赛蝈蝈、听蝈蝈的三部曲离开故乡的。

小学时，我喜欢捉蝈蝈。每当入伏后，我就开始到花生地、豆子地、玉米地、菜地等农作物里，去捉蝈蝈。蝈蝈很机敏，很难捉住，经过多次失败后，我发现了蝈蝈的秘密，那就是蝈蝈只要听到附近有同伴鸣叫，它就会放心地跟随着叫。我利用蝈蝈的这一天性，研究出一个逗引蝈蝈鸣叫的“幌子”。用一根较粗的高粱秆，在中间劈一小段秆皮，再找一段细的高粱秆，插入劈开的位置，来回拉动插在劈开高粱秆上的那一根高粱秆，就会发出类似蝈蝈“极—极，极—极”的叫声。

再捉蝈蝈时，我走近蝈蝈鸣叫的地方，机敏的蝈蝈立刻停止了鸣叫，我停止走动，拉响了手中的“幌子”，蝈蝈认为是同伴相呼，便放心地随着“幌子”鸣叫起来。循声看去，原来蝈蝈近在咫尺。我小心翼翼地慢慢向前移动脚步，缓缓伸出双臂，迅速将它捂在手里。

初中时，我喜欢赛蝈蝈。赛蝈蝈一般先比蝈蝈葫芦。蝈蝈葫芦费事费工，要把高粱秆用小刀剖成大小适中的长条，并剔除松软的瓢心，再用小刀小心地刮切秆皮，直到刮得厚度合适为止。最后用十几根刮好的高粱藤子彼

此叠插，反复收紧，做到大小适合、形状美观、自己满意才算完工。放学后，小伙伴们急急忙忙地跑回家，各自捧着蝈蝈葫芦聚到打麦场上，相互评价一番，最后推出最佳葫芦奖。

接着开始赛蝈蝈，比赛的规则是在一定时间内，谁的蝈蝈叫的次数多、时间长谁就胜出。比赛期间，小伙伴个个屏声静气，全神贯注、小心翼翼，担心惊扰了葫芦里的蝈蝈。蝈蝈们心领神会主人的心思，扯着嗓子、不遗余力，“极—极，极—极，极—极……”地鸣叫不停。

高中时，我喜欢听蝈蝈。我考取的高中是一所新建的中学，学校远离城区，四周全是耕地。开学第一天，我就听到了蝈蝈的叫声。那声音此起彼伏连成一片，时高时低，软软的、绵绵的，裹着草木的气息，飘进教室，飘进我的耳内。

蝈蝈的歌声，繁而不乱，响而不噪，错落有致，婉转悠扬。读书困了，做题累了，听一听那抑扬顿挫、清脆悦耳的鸣唱，顿感神清气爽。

高中毕业以后，我应征入伍。临走的头天晚上，我把前几天捉住的那只蝈蝈从蝈蝈葫芦里放出来，轻轻地对它说，回家吧，我没有机会养你了。可能是经常喂养它的原因，那只蝈蝈站在饭桌上，并不飞走，而是歪着大脑袋看着我，“极—极，极—极”地鸣叫着。母亲说，看，咱家的蝈蝈也不舍得你走呢。一句话，说得我眼泪像断线的珍珠，扑簌簌落下。

乡间夏雨

■ 河北唐山 付振双

乡村的雨，总是伴着风，悄然而至，叫人猝不及防，却也欣喜非常。是的，一场雨，如万马奔腾，声势浩大，刚才还闷热的空气瞬间多了股凉意，这是夏天少有的舒适。与此同时，田野里的庄稼难掩兴奋，尽情喝个饱，又铆足了劲儿地往上长。就连院子里的瓜呀菜的，也摇晃着脑袋，扭着腰肢，欢快地舞来舞去。母亲总会站在瓦屋的厨房，我们俗称的“窗户地下”，望着那场及时雨，听着“噼里啪啦”响，说上句：好雨！

在记忆里，乡间夏雨多，三天不来，五天必到，要是十天半月不来，地里就要旱得土地开裂，玉米或高粱叶子发黄。乡间夏雨急，有时完全没有下雨的征兆，来上一片巨大的浓云，打上几个闪，响上几下雷声，就会下上一阵。乡间夏雨还“暴”，脾气暴，雨往往伴着大风，以至于撑不撑雨伞没有了太大区别，倒是撑伞走着颇为费劲，到头来还是湿了身上衣服，湿了鞋。

要说夏雨下过头，难当一个“好”字时，也实在不少。有一年，老家盛产鸭梨的三五个村偏偏赶上冰雹，以至于梨子无一幸免地伤痕累累，乡亲们叫苦不迭。还有几年，天不开晴，缺水时硬是没有雨水，赶收麦时又阴雨连天，麦子收不下来，等收下来时麦粒多发霉了，而要种晚玉米是接着费神费力，讨不得好。想想收麦种玉米就够费事的，还要看老天的脸，后来大家就干脆不种小麦了。种玉米呢，其实也有种玉米的烦恼，暴雨过后，玉米秧往往东倒西歪，折的不用管，还完好的，非一一扶正不可，工程量真不小！

今年的雨，异于往年，正在经历的这场，已持续五六天，始终没彻底停过哪怕一整天，太阳出来顶多露上半个脸，随即躲起来，接着阴天，接着下雨。身为北方人，没有见过梅雨，不知道是不是也这样。只见天上阴云密布，霸占着天空，颜色一深就下，一浅就停，闷热与微凉交换着阵地。若是留心村后的高山，还会发现，山顶烟气缭绕，盘旋上升，越积越多，不需多时必定会下雨；与此相反，雨小时烟气很淡，直至灰白色全无。雨多水就多，水从四面八方聚集，顺着低处流经道路、水沟，汇到村前的小河，很壮观。

儿时，一到暑假，我们就会赖在河沟里。那时的小河，水多而清，鱼虾成群，抓也抓不完。我们用纱窗做成网兜，绑在木棍一端，拎着就往河边跑，顺着水势这里抄抄，那里捅捅。有时兴起，也会徒手去石缝或草根缝隙中摸，这种快乐远胜过用网捉的。可摸不能瞎摸，要看运气，更要看胆量，胆小的人运气再好，也不能去尝试。比如我，摸了两次癞蛤蟆，打小怕这东西，偏摸到了它，乃至打那以后再也不敢摸了。

说来也怪，现在的小河，再怎么下雨，也没有那么多水了，也没有什么鱼了，短短二十余年，成为过来人的我们，只能默默怀念一回了。至于没有经历过的孩子们，眼中能看到的，估计只有手中的手机，还有手指轻轻划过的江南水乡了。

